



普通寫作學

趙
鎔

湖北教育出版社

普通写作学

赵 镗

湖北教育出版社

6057792

普通写作学
赵 镕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5印张 1插页 201,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7306·451 定价：1.40元

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向来很重视文章的写作，把它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并且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②。因此，论述文章规范和写作技巧的书籍，历代都有很多。近来由于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开展五讲四美的活动，这一类的著作更象雨后春笋一般，不可胜数了。这是一件大好事：不仅学习写作的广大青年学生可以从其中得到教益，而且祖国优美丰富的语言也可以藉此清除掉它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严重污染，再就精神文明的建设来说，这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赵鎔同志所著的这本《普通写作学》，和其他同类的著作比较起来，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他纵观古今的文章，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普通文章、文学作品与应用文三类，与之相应的写作规律和技巧的研究，则分别为普通写作学、文艺写作学（或称为创作论）与应用写作学。这种三分法具有一定的新意。

第二，他又认为构成普通写作学的记叙、抒情、议论、说明四种基本表达方式，也是文学作品和应用文所不能不采取的，因而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他把这种写作学叫做普通写

①见曹丕的《典论·论文》

②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作学。这也是一种新颖的见解。

第三，他对高等院校开设写作课提出一种新的设想，即高等院校所有的系普遍开设普通写作学。在此基础上，各系再根据各自的专业特点和不同需要，开设应用写作学或文艺写作学。中文系开了文艺写作学以后，如有条件，还应再开诗创作、小说创作、新闻写作之类的选修课程。

总之，赵鎔同志的这些意见都是比较新的，但并非故意标新立异，以哗众取宠，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我读了以后，很受启发，特为阐发其意。希望对此有兴趣的专家和读者都来参加讨论，帮助他做到集思广益，精益求精。

周大璞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于武汉大学

自序

高等院校中文系应当开设“写作学”课，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意见已基本趋于一致。有些高校曾经一度取消了这门课程，目前也都已逐次恢复，高教部现行教学方案，也对这门课程的设置作了明文规定。

中文系以外的其他系科是否也应当开“写作”这门课？见仁见智，尚无定论。但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都是重视大学语文教学的。例如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就力排众议，率先在该校所有系科普遍开设“中国语文”课。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也力主此举，他还发表《略谈学好语文》的文章，指出数理化固然重要，但语文却是学好各门学科的基本工具。他认为学好了语文，有较高的阅读与写作水平，是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有助于增广知识和开扩思想的。反之，如果语文基础不好，必然影响数理化其他学科的学习，连写实验报告、科学论文也会辞不达意、力不从心。他甚至还一次讲话中说，如果复旦大学能够单独招生，那末他会主张首先考试语文，考完就评卷，语文不及格就不允许参加其他课程的考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苏步青、匡亚明等同志都是其他方面的专家，他们的写作水平固然很高，却并非语言学家或文学家，他们的重视语文教学不是出于偏爱或成见。第二，他们极力主张开设“大学语文”课，着眼点主要在于高校的培养目标和学习的基本规律，决

非仅仅在于十年浩劫后的“补课”需要，而是作为高校的一门常设必修课提出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目前有的高校只在中文系开设“写作”课，其他系科不开，“大学语文”则全校不开；有的高校也全不开设“大学语文”，但中文系开“写作”，其他某些专业开“现代汉语”与“写作”；另有一些高校，则是全校普遍开设“大学语文”，中文系仍另同时开设“写作”课。上述情况表明，对这两门课的关系，有认为“写作”可以代替“大学语文”的，有认为“写作”可以与“大学语文”并存的，似乎还没有人认为“大学语文”可以代替“写作”。我个人认为，实践已经证明写作学课程的设置，是解放后高校教学内容的一个进步，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校培养规格的现实要求。“写作学”课应当与“大学语文”课并存共荣。

解放前，高校普遍开设“基本国文”。现在我们叫“大学语文”也好，叫“大一语文”也好，或叫“公共语文”、“中国语文”也好，在教学目的、要求与内容体制上，与过去的“基本国文”并无二致。这门课或以史系为经，以篇什为纬；或以作者（或卷帙）为纲，以篇什为目，总之都是典范文选的教学。这种范文选讲式的《大学语文》教材，一般是先对入选史期或入选作者（或卷帙），作出有关内容的扼要说明，次对入选篇章的某些词句作出注释，最后对全篇作出思想内容与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综合评述。这种教材的编辑体例，与中学《语文》教科书相比较，其显著相同的是两者都采取范文选讲方式，其显著不同的是大学教材的范文以史期（或作者、或篇帙）为线索进行串缀，配以内容说明、课

文注释与综合评述，而中学课本的范文则以文体为标志进行分类，杂以各类文体的写作基础知识与语法、修辞、逻辑等基础知识的短文。可以看出：第一、就范文选讲方式而言，大学语文课是中学语文课的直接延伸，它的讲读加强了系统性和深刻性，有了更高的教学要求。第二、大学语文教材没有了中学课本里那类“写作知识”内容，虽然教师在讲授范文过程中有时也布置一两篇作文，教材却并不对此作具体要求。这就是说，“大学语文”课在培养学生阅读与写作的能力这一总的任务中，侧重在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如果认为它仿佛类似有个时期开设的“文选及习作”课的“文选”教学部分，那末，应运而生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写作学”课，便不妨认为是原设“文选及习作”课“习作”教学部分的发展、充实、提高和完善化，它在培养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这一总的任务中，侧重在培养学生系统地掌握写作规律与娴熟地掌握写作技巧。近来又有少数同志非议高校开设“写作”课，说它没有科学体系，只是因为在中学没有把语文课学好，所以学生进了大学还要补课。这其实是几年前的老调重弹，苏步青、匡亚明等老教育家对此已有具体回答，近几年高校写作课的蓬勃发展之势更已是事实昭著。我认为，建设性的意见应当是改进大学写作课的现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大学课程当然应是中学课程直线延伸基础上的螺旋上升。只要“写作学”课与“大学语文”课并存共荣，中学语文课程到大学课程螺旋上升的格局是一定可以形成的。

这就产生了又一个问题：应当怎样确定“写作”学科的课程体制与教学内容呢？

我个人认为“写作学”课程设置的本身，也应当是种螺旋上升的格局，而这种格局的基础就是《普通写作学》教材的建设。或问：什么叫“普通写作学”？它研究的对象与内容都是些什么？为什么它是“写作学”课螺旋上升格局的基础？这些问题在本书绪论中已作了阐述。这里只想说：我建议在高等院校所有系科，在设置“大学语文”课的同时，普遍设置“写作学”课程，而在“写作学”课程体系上，包括中文系在内的所有系科都首先安排“普通写作学”的教学。在此基础上，各系科再根据专业特点与培养要求，进而安排文艺写作学或者应用写作学的教学，有的专业还可根据需要，再进而安排“诗创作”、“小说创作”、“新闻写作”、“科技写作”之类的选修课。

目前高等院校“写作”课的教学内容，一般都是上学期为写作基础知识（或称“通论”），下学期为文体知识。但是实际上，讲写作基础知识时，无不是把文学作品与非文学性文章揉成一团，而且往往侧重于文学作品；讲文体知识时，也是多把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与记叙文、议论文等排成一列，有的则只讲记叙文和论说文，而在记叙文体中又只讲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在议论文体中又只讲政论文、杂文等时论文体。何以故？习以为常，并没有人能说出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

目前高等院校“写作”教材的编写内容，也觉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论述写作理论知识者，都把文学作品与非文学性文章揉成一团；论述文体知识者，都把文学体裁与非文学性文章排成一列。即如不久前出版的华中师院等校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高等师范

院校写作教学大纲》，也仍然反映出这一共同性问题。何以故？同样是习以为常，也没有人能说出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

这样的课程内容和教材内容，不能认为是具有科学性的体系。科学性体系的“写作学”课程和教材，应当符合螺旋上升的规律，反映螺旋上升的格局。当前一般文科大学生刚入学就沉溺于文学创作或新闻文体写作，醉心于成为诗人、作家或新闻记者，而一般理工农医等专业的大学生则忽视或轻视“写作学”课，认为文章写作对他们的专业无关轻重，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不成科学体系的“写作”课程与教材助长了他们的错误认识。如果以《普通写作学》作为大专院校所有系科“写作学”这门必修课的基础教材，我想是会有助于改善写作教学现状的。

我近几年在高等院校中文系及其他系科主讲“写作学”，这本《普通写作学》就是整理讲稿成书的，自知浅薄，权作抛砖。我关于高校“写作学”课程与教材螺旋上升的观点是否有利于教学改革，本书是否能大致符合与体现螺旋上升格局形成的基础的要求，均请高明指教。在成书过程中，汲取了许多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其著者，如全书的体制构思形成，主要承受喻守真先生《文章体制》^①一书的启发，并用了该书某些例子；再如本书第四章第五节《议论文的篇章结构》，主要是在徐汉华同志《论证的基本结构》^②一文基础上，加以充实改写的，诸如此类的地方，由于技术性原因，未能一一注明，特为之记，以示未敢掠美与藏拙，并向他们

①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②见1981年第2期《语文学习》（上海版）

深致谢意。

书法家、老作家、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尔重同志为拙著题签书名；我的老师、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大璞教授为拙著撰写序言。李老、周老对后学热情关怀与鼓励，我由衷地感激他们。也应当谢谢我的学生范孝珍同志，她替我誊抄了全部书稿。还应当感谢我校打印室的杨冬梅同志，书稿的绝大部分是由她精心打印的。

作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湖北大学之“不居”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写作学之史的发展与世界现状	1
第二节 普通写作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10
第三节 研究普通写作学的重要意义	18
 第二章 记叙文	24
第一节 记叙文的基本特征	24
第二节 记叙文的构成要素	30
第三节 记叙文的材料与主题	33
第四节 记叙文的人称	44
第五节 记叙文的结构	55
第六节 记叙文的叙述方式	69
第七节 记叙文的描写方法	75
附录（一） 穆青等：《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89
附录（二） 曹靖华：《小米的回忆》	100
 第三章 抒情文	104

第一节	抒情文的基本特征	104
第二节	抒情文与记叙文的共性与区别	109
第三节	抒情文的抒情方式	112
第四节	抒情文的意境创造	131
第五节	抒情文的写作要求	139
附录(一)	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45
附录(二)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52
附录(三)	鲁迅:《秋夜》	161
附录(四)	巴金:《秋夜》	163
第四章	议论文	167
第一节	议论文的基本特征	167
第二节	议论文论点的确立	174
第三节	议论文论据的选择	179
第四节	议论文的论证过程和方法	182
第五节	议论文的篇章结构	208
附录(一)	司马迁:《蔺相如完璧归赵》	229
附录(二)	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231
附录(三)	陈毅:《关于红与专问题》	233
第五章	说明文	237
第一节	说明文的基本特征	237
第二节	说明文与议论文的共性与区别	244
第三节	说明文的说明方式与方法	248
第四节	说明文的写作要求	263
附录(一)	茅以升:《中国石拱桥》	279

附录(二)	钱学森:《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	282
附录(三)	贾祖璋:《南州六月荔枝丹》	285
附录(四)	《看云识天气》	289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写作学之史的发展与世界现状

写作学是专门研究文章写作规律的科学。它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将日益发展和逐渐完善。

写作一词不见于古籍。在我国古代，与现代“写作”含义相当的是“著”、“作”、“著述”、“撰”或“属”等词。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北史·崔光传》云：“光与李彪参撰国书。”《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少善属文。”古今用语不同，实指同一社会现象——写文章。

文章作为书面语言，我国古代泛称之为“文笔”，如《晋书·刁尚齿传》称他“以文笔著称”。但“文章”一词却也早就出现在《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史记·儒林列传》：“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直到唐代姚思廉撰述《陈书·姚察传》时还写道：“察每制文笔，敕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玩味无已，故是一宗匠。’”文笔仍与文章同义。既然人类社会从结绳记事发展到象形文字直至出现了书面语言的文笔或文章，那么

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也就随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了。

我国研究文章写作的理论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不过在先秦两汉时代，大都散见于历史、哲理、传记、书信、语录等一般著作。例如《论语》是一部孔子的言行录，它记录了孔子许多方面的言论，其中就有如“辞，达而已矣。”“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语录，是论及文章写作问题的。汉代王充的《论衡》是部哲学著作，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打击神权迷信，批判反科学谬论。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作者也引伸出他对文章写作中关于夸张和关于文章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见解。到了魏晋，出现了研究文章写作的学术专著。先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次及陆机的《文赋》。《典论·论文》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篇专著论及文章的社会价值、写作风格、作者个性、体裁分类以及文章评论的态度等问题，虽然谈得比较疏略，对后代的写作研究却颇有影响。在中国写作学研究史上起到奠基作用的专著，当首推《文赋》，它相当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作者关于文章写作的研究成果。《文赋·序》开宗明义地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又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可见作者认真充分研究了他人文章的构思过程与写作过程；而又有自己丰富的写作实践经验。《文赋》主旨就在于研究文章写作的构思过程与表现方式，可以视作我国古代写作学的奠基著作。

《文赋》而后，研究写作学的专著与篇什，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举其著者，辄曰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扬弃，有所发展，系统而严格地论述了文章的写作原理。这部论著共分五十

篇，前二十五篇研究写作基本原则而以文体研究为主，后二十五篇研究写作的基本规律，洋洋洒洒，博大精深，所以清代学者章学诚赞之为“体大而虑周”。不过在现代以前林林总总的众多论著以及有关篇什中，论述文章写作问题时却都不曾使用过“写作学”这一术语，直到1907年（清光绪33年）才出现一个专门术语叫“文章学”。这年出版的《国粹学报》丁未年第二册中，刊登了一个“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把文章学与经学、文字学、史学、考古学、历数学、博物学、译学等并列而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它分成文学源流考、文章派别考、文章各体和著书法四个部分。后来，1922年出版了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1925年出版了龚自知的《文章学新编》，稍后又出版了蒋祖怡的《文章学纂要》。这时，才使得文章写作的研究从文法或修辞学研究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在此之前，远如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专论古代文法，只在最末一卷《论句读》中涉及文章写作的研究。近如1920年戴渭清等的《白话文做法》，虽有白论文的意义、变迁、条件、种类、构造等几部分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全书主要部分却是研究现代语法的内容。还有金兆梓的《国文修辞学》，其研究内容显然仍是把写作学从属于修辞学的。

应当特别提到1924年出版的叶绍钧（叶圣陶）著《作文论》，它包括文风、组织、文体、叙述、议论、抒情、描写、修辞等方面内容，建立了现代文章学体系的雏形，可说是现代文章写作研究的奠基著作。1926年夏丐尊、刘熏宇合著的《文章作法》出版，内容包括写作态度、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等方面的研究。1930年周侯宇的